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序

送區冊序

然其風

補在集有送區北南歸詩說者謂冊即泓也其說見於送北南歸詩區音歐區治子之後舊本皆作區今本

氏自實期

作歐弘誤矣

陽由天下之窮處也

祝曰陽山縣各屬連州

陸有丘陵之險

虎豹之虞水有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佻劍

戟作其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

舟下二字往往有之

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

間韓曰篁竹甲也一本云荒榛

小吏十餘家皆鳥

韓文下

言夷而

孫曰鳥言語如鳥獸也嚴曰後漢度尚傳深沐遠數推髻鳥語之人在鳥語謂聲似鳥也

始至言說不相通畫地為守然後可告以出租

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為而至

切僞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樊曰正元二十有區生年公駁陽山令

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拏舟而來祝曰拏牽也女加切又女書切

升自賓階儀冠甚偉冠一作觀坐與之語文義卓

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堯足然而喜矣孫曰

莊子徐无鬼篇之文況如斯人者豈日勿得哉一作人

五石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欣然嘗苦若有志於

其間也於一作乎與之翳嘉林翳隱也與上坐石磯

投竿而漁陶然以樂一作而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

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孫曰正元二十一年正月。吉一作告。歸覲

其親覲一作拜酒壺既傾序以識別識一作爲嚴

送張道士序并詩

樊曰公逸詩有歛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兵部南員外少室張道士豈此道士耶

張道士嵩高之隱者高一作陽又作南一本通古今

學有文武長材寄跡老子法中爲道士以養其

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諸侯嚴曰東方諸侯皆

侯一貢賦之不如法者孫曰元和九年閏八月淮南節

留後認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等詩之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

韓文子

大夫多爲詩以贈而屬愈爲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壽尺各有施况當營都邑杞梓

用不疑張侯嵩高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

劍鋒白差差左恨無一尺楹祝曰楹杖也莊子一尺

云手根無尺義爲國歎口美九夷比關三上書臣非黃冠師

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語不能伴

兒嬉乃着道士服衆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狂

童不難治聲平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日

月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斯一

期寧當不俟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不爾吾親

屬五言思昨宵夢倚門樊曰戰國策王孫賈母曰汝胡出而不還則手取連環持孫曰持連環以示還意今日有書至

又言歸何時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遲岷嶺北梁

可構寒魚下清漪伊一作既非公家用且復還其

私從容進退間無一不合宜時有利不利雖賢

欲奚爲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誰

送高閑上人序

韓曰贊高寧僧傳云閑烏程人克精書字宣宗嘗召入對御草聖遂賜紫衣後歸湖州開元寺終焉閑嗜好以雲川白綺書真草爲世楷法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

韓文子

三

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膠亂也堯舜禹湯

治天下養叔治射孫曰養叔養由基楚人史記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射之百發百中

庖丁治牛補注莊子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文惠君曰諱善哉技蓋至於此乎師曠治音

聲孫曰曠字子野晉平公時人扁鵲治病孫曰扁鵲即秦越人晉昭公時人僚之

於丸孫曰莊子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秋之於弈孫曰孟子奕秋通國之善奕者

也秋其伯倫之於酒孫曰劉伶字伯倫晉人樂之終身不厭

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躋其

歲者也補注齊嘗也歲大齋也禮左綴右歲。躋在誦切歲側史切往時張旭善

草書孫曰旭蘇州吳郡人樊曰新史張顛傳顛嗜酒每大醉叫呼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以爲神。一作不治他技喜怒容窮憂悲愉佚怨恨

喜草書

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發之

善下一有鳥字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

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

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自見

公王檐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故旭之書變動猶鬼

神不可端倪孫曰謂不可測其端倪也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

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

迹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鎔

銖孫曰鎔銖小兒六兩曰銖精炎於中精一作情利欲鬪進有得有

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

韓文子

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歐本是其為心必

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

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

之然乎補注東坡送參寥詩云退之論草書萬事未嘗屏

井頽然寄淡泊誰與發豪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伎

能閑如通其術閑下一有師字則吾不能知矣

送殷侗真外使回鶻序

韓曰元和十二年二月遣回鶻摩屈僧等歸國

因命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鶻以太常博士殷侗副之侗陳即入正元未及五經第其學長於禮及至回鶻責可汗无礼虜憚其言。侗音又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

大小咸臣順於朝一本无時節貢水土百物天者

特來小者附集孫曰謂小國不能自致因元和睿聖

文武皇帝既嗣位樊曰憲宗元和三年正月上此尊号

悉治方內祝方內四方之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

最親嚴曰肅宗之復兩京籍回鶻之師助焉故言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

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

選學有經術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

殷侯循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

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樊曰唐史所書事與此同惟史云八年而此云

十一一年史云還遷虞部員外郎而此云迂朝之大夫莫不

虞部員外郎以行不同耳當以此序爲正

韓冬于

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樊曰元和十一年五月公爲太子右庶子執志言

曰殷侯一作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嚴曰微惘失志

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集注直謂直前三省

丁寧顧婢子語刺

刺不能休洪曰或云持被入直當爲句絕宋景文公云

婦順夫貞于嚴父詔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澗此等皆

新語也祝曰刺刺語聲選選威刺刺云手並音盧達切韓曰當

音七迹切前輩言杜詩韓文死一字元來處潘岳閣

道歸云和嶠刺促不得休公語錄出此前一首非是今子使

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

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矣士不通

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晉書 逸楊巨源少尹序

集注

巨源新舊史無傳 藝文志云字景山正元五年第進士長慶中為河中少尹按張鷟有送

昔躡廣受三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

卿設供帳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

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孫曰疎廣字仲翁兄

子受字公子宣帝時廣為太子太傅受為少傅元康二年上

疏乞骸骨許之公卿故人設祖道俱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

二大夫或歎息為之流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跡

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

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洪曰白樂天贈楊秘書巨原詩云早聞一箭取遼城相識

雖新有故情清句三朝誰是敵白頭四海半為兄注云楊普贈盧洛州詩云三月夢益州一箭取遼城由是知名樊曰因

話錄云張洪靜三世掌書舍在台生前代未有巨源贈詩云

伊陟無聞祖輩賢不為孫時稱其能興張說家門又云巨源

在元和中詩詠不為新語賦律務實工夫頗深以高一且以

文為諸生所宗公序所謂以能詩訓後進即此也

年滿七十亦自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

不相及今楊與二疎其意豈異也亭忝在公卿

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

人車幾兩馬幾駟歐宋本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

韓文子一

六

繼二疎蹤跡否一無否字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

相有愛而惜之者署以為其都少尹孫曰丞相謂河中節

度都即河中也○一无署字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

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孫曰張籍亦有和裴司空酬蒲城楊少尹詩又

不知當時二疎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

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歸

歸上一有於字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

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

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

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誠一作戒古之所謂

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

韓文王

人歟此句一无其在字

送權秀才序

樊曰公時佐汴州權自汴舉進士京師送以此序

伯樂之廐多良馬樊曰孫陽字伯樂秦穆公時人也下和之價

多美玉韓曰示和楚人獻玉於武王別左足又獻於文王別右足至懷王時抱其璞哭于荆王使玉人攻之

果得卓犖瓌帷之士一作奇宜乎遊於大人君子

之門也相國隴西董公董字既平汴州孫曰正元十二年七月

天子命御史大夫吳

節度行軍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權生之貌固

縣男縣一作郡為軍司馬孫曰是年八月以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吳縣男陸長源為

若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

相宣金石諧和一作聲寂寥寥乎短章春容乎大篇

顧注春容大兒祖曰侍其春容然後盡其聲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

作開愈常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

之遊或得其文者一有若權生者百無一二焉如

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知其果有

成哉於是咸賦詩以贈之

送李正字歸湖南序

集注正字即仁鈞之子礎也正元十九年登進士第元和初為秘書省正字湖南觀察推官分司東都礎自湖南請告來觀其父於其還公以詩及序送之詩見第四卷末一本或作送

韓文子

胡南李礎
正字序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孫曰正元十二年七月以董晉

鎮宣武平李迺之乱李生之尊父以待御史管汴之鹽鐵

孫曰礎父仁鈞知河陰院目為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則尚與其

弟學讀書習日文辭以舉進士為業愈於太傅

府年最少孫曰公年二十九故得交李生父子間公薨軍

亂軍司馬從事皆死樊曰正元十五年二月

源判官孟叔度等侍御亦被讒為民目南孫曰仁鈞為人所告流愛州。巨

作由一作嶺巖曰驪州日南即一本作由南非也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孫曰

正元十愈以都官郎中一作都官守東都省侍御

自衡州刺史為親王府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

一無亦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

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孫曰周君名君

錄參軍。一本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為四人離

十二年孫曰時元和六年嚴曰貞元巳卯至元和庚寅

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

力也待御與周君於今為先輩盛德成盛一作成若李

生温然為君子有詩八首篇傳詠於時惟愈也

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謂

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一無往時侍御

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二三族之饑寒

聚而館之疏遠畢至祿不足以為養李生雖

欲不從事於外其執力不可得止也重李生之還

者皆為詩愈取故故又為序云一作

送石洪處士赴河陽參謀序

孫曰洪字濬川洛陽人罷黃州錄事參軍退居

于洛十年不仕及是為河陽參謀補存歐公云

洪始終无可稱而名重一時以嘗為退

之稱道耳。一本謀字作讓序作詩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

韓曰元和五年四月詔用烏公重裔為河陽軍節度使

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

如曰先生居嵩却漣穀之間孫曰嵩邙山名漣穀水名皆在洛陽之境穀即

澗水書云下澗水東是也後改名澗冬一裘夏一葛一有食字朝夕飯一盂

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一作免請與出游未嘗

以事免一作辭勸之仕仕一作作詞則不應坐一室左右圖

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

後當成敗後一作復若河決下流而東注一無而字一

海五字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熟一作夷而王良造父

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十下大

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耶

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

韓文子

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孫曰元和四年三月成德軍節度王士真卒其子承宗叛

十一月詔吐突承瓘率諸道兵討之樊曰地理志鎮州恒山郡本恒州天寶元年更名鎮成德軍所治也農不

耕收財粟殫亡五口所處地歸輸之途歸一作師治法

征謀宜有所出所一作主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

疆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詞且馬幣卜

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

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

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一作事嚴曰左氏傳傳二十

李之往來杜注行李使人一又襄八年曰亦載書冊問道

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筵於止

東門外

後曰上上曰

濟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

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

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

一無凡夫

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

使大夫常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

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一無無誅於諂言惟

先生聽生下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

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作圖而私便其身先

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

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

韓文二十

十一

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公詩見遺愈為之序云

樊曰洪之河陽幕府之明年召為京兆昭應尉

送温造處士赴河陽軍序

樊曰造字簡輿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祝曰左氏傳云冀而馬羣遂

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遂

空其羣邪遂字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

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

良焉苟無留其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

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懷材能深藏而不市者

懷一作特洛之北涯曰石生石洪其南涯曰温生温生造嚴曰

石洪字膺川温造字簡舉二處士皆居洛陽北涯曰石生南涯曰温生即贈盧仝詩所謂水北山人水南山人是也夫鳥公以鉄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

禮為羅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為才

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羅而致之幕下

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

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韓曰居守謂東都留守鄭餘慶以及

百司之執事與五輩二縣之大夫孫曰東都郭下二邑洛陽河南

也公為河南令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咨而取

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

韓文三

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指紳之東西行過

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鳥

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

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

唯將與相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

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

縻於茲不能引去能下自字次頁一生以待老今皆為

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

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其一作具以

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

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焉樂曰造文宗朝終禮

部倫書

送鄭權尚書序

孫曰權汴州開封人正元六年舉進士第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嶺南節度為大府孫曰嶺南節度使統桂管容管安南營管四經略使皆為五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方矢孫曰屬著也左氏右屬韃囊韃卽盛方矢之器屬之六切

韓文子

十三

帕首袴鞞帕莫韓切鞞許茄切迎于郊及既至大府帥一有先字

入據館帥守屏視曰屏猶牆也必郢切若將趨入拜庭

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至再乃敢改服

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

侯之事大國有大事咨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

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

蠻夷悍輕且勿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

飄風一日飄字一作飄飄字與帆同踔數千里視曰踔踔疾行兒。勅角切又勅教切

漫瀾不見蹤跡一無瀾字控御失所依險阻結仇黨

一無機毒矢以待將頭將一作佛撞搪呼號撞搪搪揆也上徒江

切下音唐字

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爬滿瓜切與把同

好則人怒則默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

治乃草薙而禽獮之孫曰周禮有薙氏掌殺草獮亦殺也祝曰秋田爲勿周禮遂以獮田。薙音替又音雉獮息淺切

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耽音耽祝曰自此以流求毛人夷豎之州孫曰山海經海外有毛民之國郭璞云臨海東南二千里有毛人在大海中州島上吳孫權黃龍二年使人浮海求夷州豈洲在海中所在絕

遠卒不可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林邑扶南具臘子陀利之屬孫曰林邑一日環玉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真臘一日吉蔑在林邑西北去京師二萬七百里

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一無蠻潮字

胡賈人舶交海中祝曰舶大舟也李虔風俗通云晉日舶音日。一作交船其海中

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

殺無風魚之灾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嚴曰玳瑁如龜生南海大者如篋條背上有鱗鱗大如扇有文章將作器則煮其鱗如柔毛

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

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孫曰長慶三年

四月權爲嶺南節度使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孫曰元和十一年七月權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又帥滄景德棣孫曰十三年四月權爲德州刺史德棣滄景節度使歷河

南尹華州刺史

孫曰初權自河東尹

皆有功德

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

和十四

年十一月權為右金吾衛大將軍充左街使穆宗即位改左散騎常侍

工部侍郎尚書

長慶元年權自河東入為工部侍郎二年十月

宅傲屋以居

孫曰權以家人數多

可謂貴而能貧

樊曰左氏襄公二十二年傳鄭公孫黑

為仁者不富之

效也

樊曰為仁不富語見孟子傳言權用度

及是命

權至是除檢校右僕射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樊曰傳云檢校僕射而序止云兼御史疑權兼御史以往而其後始進檢校僕射也

者咸相率為詩

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

公詩見

第廿卷

藝文十

十五

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

疾也

樊曰權終于嶺南一本疏下有使字

送水陸運使韓約侍御歸所治序

孫曰約本名重華後改名約武陵人一本題作韓重華

六年冬

嚴曰即元和六年也

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

吾宗王父云以文考之當是元和六年振武今麟州路也唐志無所考按唐曹璠所撰國鏡云振武所管麟勝二州五縣勝入府州也又云河東水陸運使所管營田三千三百頃一年穀胡落池監一萬二千石博糴米三萬四千石充振武軍糧孫曰振武在軍中東都襄府城內

公卿庭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材幹之士

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

孫曰元和六年四月以盧州為戶部侍郎

判度支會振武告饑時薛審為代至則出贓罪吏九百

比水陸運使坦以重華代審也

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優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糴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相原隙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有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祝曰堡障小城也後漢在分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嚴曰今化外雲中郡大同軍節度界極於中受

韓文王

降城孫曰東中凡三受降城皆在豐州景雲二年朔方軍擒管張仁愿所築出入河山之

際一作險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

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

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

中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

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

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

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

而兩得者也或無一字大臣方持其議孫曰八年冬重華入朝會宰相

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語見食貨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語見食貨五吾以爲邊

志志所載營田事大抵與公此序相表裏

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儆人以重船
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
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見耗虛一無見而
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
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
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
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竒見而不得設施
也見一作死君又何憂而申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
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
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
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
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予爲序

韓文十一

送鄭涵校理序

并詩

補注涵宰相餘慶之子正元十年第進士餘慶
特爲東都留守涵求告來寧及行公送之以序
詩云涵
後更各商

秘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爲外且遠不得朝夕視
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
常以寵丞相爲大學士孫曰開元十三年改集仙殿
爲集賢殿聚四部書其中置
修撰校理官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以宰相張說爲大學士其他學士皆達官
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而能文學者一作士苟在選

不計其秩次惟警治之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

秘書省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

年鄭生一涵始以長安尉選授校理孫曰元和五年

校理本授作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

義施於文詞者如是而選在公卿大夫家選之

子弟本選在作在選其勸耳矣愈為博士也始

事相公於祭酒樊曰元和元年七月餘慶為國子祭酒公時為博士分教東都

生也事相公於東大學樊曰是年十一月餘慶為河南尹公分教東都今

為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居守樊曰三年六月餘慶為東都留守公

為都官員外郎分司一作於居守三為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於

韓文子

前後聽教之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嚴曰

石切孟子云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

勤已而務博施以已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

君子何如其令生始進仕獲重語於天下而慊

慊若不足賦曰慊恨也續漢志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

矣其在門下者可進賀也求告來寧嚴曰

四年為校理五年寧親東都時餘慶為東都留守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

得見其面於其行目分司郎吏與留守之從事

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樊曰左氏傳成王定鼎於郊鄭杜預注云金河南志

城南三門正成賓客以餞之既醉各為詩五韻且

屬人愈爲

序詩曰

得洛字

相公倦口鼎分政新邑洛

孫曰書分正東郊成周又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

東園

才子富文華校

雒天祿閣

孫曰天祿閣名漢時有真此獸者因以名

閣以藏秘書天祿閣是也

壽觴嘉節過歸

騎春衫

薄作袍

鳥哢正交加

祝曰哢鳥聲選哢

共紛泊

交親誰不羨

交親一作親交

去去翔廖廓

開州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孫曰韋侍講處厚字德載元和十一年九月自考工郎中以罪貶開州刺史開州有盛山州各

盛山郡詩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

韓文子

十九

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

作之以

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利

則躍躍以喜不得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

豈韋侯之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

子之音又妙能爲詞章可謂儒者也

一無也字夫儒

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

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雷

補注說文雷屋水流也力救切

其容而消

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

辭也其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二

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

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溪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爲事讀而詠歌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遊不知其出於巴東

以屬胸臆也洪曰地理志云山南西道開州盛山郡義寧三年初巴東之盛山縣屬開州郡之萬

世西流置天寶元年更名胸臆樊曰胸臆前漢志作胸忍巴東郡縣名也顏師古注胸音助後漢注音齋開其地作濕多胸臆虫因以名縣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劉禹錫嘉話則

云夔州地各音屈忍蛭蝻也土多此虫常至夜江畔出身半跳於空中而鳴其狀屈忍按集韻諸音皆通惟屈音不收集韻又云胸臆在漢中俗作胸非是公此云出於巴東以屬胸臆則前漢志及後漢注爲得之

爲七今作十人疑字誤也

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樊曰序止見六人與處厚

侍講六經林希中名處厚孫曰元和十五年二月處厚以侍講學士講詩關雅

及此年一作明年韋侯爲中書舍人

書洪範于太液亭長慶

韓文子一

和者一作爲通州元司馬名

積爲宰相孫曰元和十年三月積爲通州司馬長慶二年二月同平章事洋州嚴曰

本漢成固縣秦爲漢中郡魏置洋州今爲洋川郡許使君名康佐爲京兆忠

州白使君居易爲中書舍人孫曰元和十三年十一月居易爲忠州刺史

李使君景儉爲諫議大夫景儉

字寬中元和中爲忠州刺史長慶元年八月爲諫議大夫

不言某州使君者連上忠州文也樊曰景儉時爲楚州疑

有黠黔府嚴中丞武爲秘書監孫曰元和十四年

嚴蕃爲黔中觀察使長慶元年入爲秘書卒此言各武誤一作秘書少監温司馬造爲起

居舍人樊曰温造時爲武陵司馬今皆集闕下於

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於時聯爲大卷

家有之焉慕而爲者將日益多則分爲別卷韋
侯俾余題其首

盛山十二詩

韋處厚

宿雲亭

雨合飛危砌天開卷曉牕
齊平聯郭柳帶繞抱城江

隱月岫

初映鈎如線終銜鏡似鈎
遠澄秋水色高倚曉河流

茶嶺

韓文子

二十一

顧渚吳商絕蒙山蜀信稀
千叢因此始含露紫英肥

梅溪

夾岸凝輕素交枝漾淺淪
味調方薦實臘近又先春

流杯渠

激曲榮飛箭浮溝泛滿忘
將來山太守莫向習家池

盤石磴

繚繞緣雲上璘玢羃玉聯
高高曾幾折極

日瞰秋鷺

桃塢

噴日舒紅景通流茂綠陰終朝王母摘不羨
武陵深

竹巖

不資冬日秀爲作暑天寒光植誠非鳳來
翔定是鸞

琵琶臺

褊地難層累因崖遂削成淺深嵐障色盡向
此中呈

韓文十一

二十一

胡盧沼

䟽鑿徒爲巧圓窪自可澄倒花紛錯綉鑑月
盡含冰

繡衣石榻

崑嶸雲中嶠磊落標方峭勿爲枕蒼生還當
礎清廟

上土瓶泉

綆汲豈無井顛富貴非浚願洗塵埃餘壹兩
根莖潤

石鼎聯句詩序

補注吳安中云石鼎聯句皆退之作如毛穎傳以文潛稽耳所謂彌明即愈侯喜師服皆其弟子故云蒼溪漁隱曰公疏諸子朝戲見於詩者多矣皇甫湜不能詩則曰搗鼓糞壤間孟郊苦思則曰腸肚熅煎癸宗師詩澁則曰碎慳義卓闕止於是矣不應譏誚輕薄如是之甚也且序云衡山道士云云此豈亦退之自謂邪按仙傳拾遺有彌明傳雖祖述退之之語亦本有是人矣或者又以爲斥時相詩意似不在是諸本所錄互有不同張文潛所校本與諸本尤異今悉箋于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

或謂无是人退之寓言說自謂也又謂彌明即賈島其說皆非述仙傳又載笈明雖用退之之語頗怪而彌明之詞警絕遠甚以說韓吏部序非鼎聯句其事頗怪而彌明之詞警絕遠甚以謂非神即仙非人所能到孫漢公云皆退之之語以其辭爲刺譏慮爲人所訾其傳不失故假以神其事也

韓文于

二十三

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文潛

本作知夜抵其是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

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

頰而高結祝曰楊雄蜀記蜀之先代人推結左語前漢陸賈傳尉陀魑結笮踞注魑音推結讀曰髻惟髻者一撮之髻韓曰唐子西云結古髻字退之序是長頸

髻者一撮之髻韓曰唐子西云結古髻字退之序是長頸高結爲句斷介甫本蔡本並無高字蔡本又無下句內中句張本亦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

衣張眉指爐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與我共

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張有年九十餘

矣張無解捕逐鬼物解字張拘囚蛟螭虎豹拘囚

矣字不知實能不已也張本實上見其老頗貌敬之不

魍字

知其有交也聞此說張蔡無大喜卽收筆題其首

兩句卽一作次傳於喜張本作侯下喜踊躍卽綴

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祝曰啞管入聲易笑言子詩

如是而已乎卽袖手竦肩傍比牆坐傍一作倚

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樊曰孔武仲雜說按真語六月二十四日復紫微王夫人

來降楊君問以所書答云有三元八會羣方飛天之書又有

八龍雲篆光明之章其後三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爲龍鳳之

章鳥篆之迹爲順於梵書今三元八會之書皇上天極高眞

諸仙之所用也雲篆明章今所見神靈符書之所用也季世

壞眞從易奔本願之文迹畫淫亂之下字彌明之所謂世俗者豈此類歟弟子爲我書吾句

張蔡本无吾句二字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嚴曰上奇隕下

南都賦芝房豕腹漲彭亨祝曰彭亨大腹也昌尹切不伸見

菌蠢生其隈

意不似張作似非詩旨有似譏喜詩介前一二子相顧慙

駭人字欲以多窮之卽又爲而傳之喜喜思

益悲操筆欲書張作將下復止竟不能奇也畢

卽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

張作劉進士把筆則又高吟其詩云云蔡本與張同其不用意尤血切奇出張作

益不可附說語比自侵劉侯喜益血忌之劉與侯皆

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頽脫含譏諷孫史記錐處囊中穎脫而出非特末見而一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人也云非世人也張某等伏

矣補注東坡詩云莫作狂道士氣團團願為弟子不師服謂此也。張本无等矣二字。願為弟子不

敢更論詩更張道士奮然然一作翳曰不然章不

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張无吾與汝就

之一無此句即又唱出四十字張无即字出作書為八句書既

止即讀蔡无即字張作詔使字讀畢謂二子曰章

不已就乎一無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子皆

不足與語子諸本並此寧為文邪吾就子所能

而作耳一作矣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也吾所

聞者聞一作能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

不當聞也亦字上張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

牀下拜曰一無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

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注見請

問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張本自何書下

所餘十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坐道士

倚墻睡蔡作道士寂鼻息如雷鳴一無二子怛

然失色祝曰怛悲慘不敢喘喘上張斯須曙鼓

夔祝曰夔夔鼓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日已上

張蔡作已出顧覓道士不見即問童張無即字奴

曰張復有驚字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傾旋然奴恠

久不返即出到門覓之張無到門字無有也二子

驚惋自責愧烏 費切 若有失者聞遂詰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一無無 能字 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石鼎聯句 劉師服 伏喜 軒轅彌明

巧匠斲山骨 劒中事煎烹師服 直柄未當權

一作塞口且吞聲喜 龍頭縮菌蠢 豕腹漲彭亨師服

冷足自安一作安 遭焚之意彌貞喜 謬當鼎臠

膽圓如戰馬 綈師服 上比香爐尖 下與鏡一面

平喜 秋瓜未落蒂 凍芋強抽萌彌明 一塊二元

氣閉細泉幽 竇傾師服 不值輸寫處 焉知懷

抱情喜 方當洪爐然 益見小器盈彌明 晁晁

無刃迹祝曰 莊子 晁晁然有繆 徽之中注現 團團類天

成師服 遙疑龜負圖 出曝曉止晴 喜 旁有雙耳

穿雙一 上為狐髻撐師服 洪曰 或訝短尾鈇

又似無足鏞師服 舊在鏞 鏞也音當 孫曰 可惜寒

食毬擲此旁 路坑喜旁 何當出灰地祝曰 說

酌狹中 媿提擎師服 豈能老 灰仙藥 但未汚羊

本施字 當作時字 無計 離解 鑿亦明 陋質荷樹

爐也徐也切 按蔡 無計 離解 鑿亦明 陋質荷樹

酌狹中 媿提擎師服 豈能老 灰仙藥 但未汚羊

酌狹中 媿提擎師服 豈能老 灰仙藥 但未汚羊

韓文士

二六

羹喜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彌明徒爾

堅重性不一作示一作貞不合升合成師服不合一作不過成又作盛

傍似廢穀仰傍一作仍側見折軸橫喜時於蚯

蚓竅微作蒼蠅鳴彌明以故翻溢愆一作

實負任使誠師服當居顧盼地敢有漏泄情

喜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彌明區區徒

自效瑣瑣不足呈洪曰一本云喜迴旋但兀兀開闔

惟鏗鏗師服鏗丘耕反全服瑚璉貴服一作勝空有口傳名

豈比俎豆古不為手所撻喜曰蒸與撻同祝曰當

獨磨礮去圭角浸潤著光精

韓文下

物方施行四韻並彌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祭文

祭田橫墓文序

樊曰田橫初為漢將灌嬰敗於垓下亡走梁歸彭越高祖即位懼誅與其徒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齊人賢者多附橫恐後有亂乃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橫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廐置遂自到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高帝流涕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到從之其餘客在海中者聞橫死亦皆自殺補注晁太史无咎嘗取此文於續楚辭而系之曰唐宰相如董晉亦未足言而晉為汴州纔奏愈從事愈始終感遇語稱隴西公而不姓後從裴度亦自謂度知已然度亦終不引愈其天下事故愈躊躇發憤太息於區區之橫以謂夫苟如橫之好士天下將有賢於五百人者至焉

韓文子二

貞元十一年九月

集注一作十九年非按十九年秋公為御史其冬貶陽山安得以九月出

田橫墓

十一日愈如東京

樊曰其年春公三上書宰相求仕不報五月歸河陽葬其

下邪 魏鄭夫人九月復如京 一作愈自東如京蓋謂公 家河陽唐都長安以河陽為東都長安為西都也

道出

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心一無字因取酒以

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

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歔歔而不可禁孫曰歔歔 嘆也 歔

音虛歔音希 禁居吟切

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度幾乎天

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而從誰而一作其

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

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鋒鋒音亡。抑所寶之

非賢補注書所寶惟賢則亦天命之有常天作大昔

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韓曰史記索隱孔子居魯之鄒邑昌平鄉之闕里孫曰闕里地名在今兖州苟余行之不迷

曲阜縣楊子仲丘皇皇奔走之兒也

余一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

有耿光孫曰以觀文王之耿光耿光也踞陳辭而薦酒孫曰踞長跪巨

几几蒐髣髴而來享嚴曰集韻靈良切汝亨字古今切

郊祀詩云發梁揚羽申以商造茲新音示久去聲氣遠條鳳鳥翔神夕掩虞蓋孔享享作平聲退之叶誰蓋有所本也

歐陽生哀辭并序

韓曰歐陽名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也卒年四十餘集十卷行世新史於文藝立傳

韓文十二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州

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

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

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為福建諸州

觀察使治其地一作袞袞以文詞進有名於時又

作大官臨蒞其民縣鄉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

者一云袞以文詞進縣鄉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詞者袞親

與之為客王之禮觀游讌饗必召預之預一作時未

幾皆化翁然韓曰披袞傳建中初起為福建觀察使始

章親講導與為客王均禮觀游燕享詹于時獨秀出袞

韓曰由是俗變

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

孫曰正元八年詹與公同登第嚴曰詹字行同泉州晉江人退之同年進士此言閩人舉進士自詹始及親林蘊泉山銘叙則謂閩川貞元以前未有文進者也因廉使李卿公錡與

若序序請獨孤常州及爲記中有辭云縵胡之纓化爲青衿其兄藻與友歐陽詹繼登正第以其年考之則藻之登第又在詹之前然長溪薛令之以中宗神龍二年擢第則又在藻之前矣退之謂由詹始豈考之未詳耶

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孫曰

家于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閩巷間詹之稱孫曰

於江南也久矣貞元三年韓曰當余年十九始

至京師一無年十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

遂與詹文詞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

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

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

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

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

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祝曰說文嶷嶷小兒有知

不量其燕私善諱以和其文章切深一有喜往

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

冬余以徐州從事孫曰公爲徐朝正于京師詹爲

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

士會詹有獄不果上一無詹字觀其心有益於余

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

詹一作監

觀其心有益於余

聞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
心將以有得而歸爲父母榮也

一本有得下有於
是二字趙本再有

將以有
德四字

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之在側

一無雖
之字

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
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
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
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旣爲之
傳

今翱榮無詹傳
傳一作說一作議

余故作哀詞

一無
故字

以舒余哀

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

其一
作詹

而解其悲哀以卒

詹志云

詹一
作其

韓文十二

四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
友則旣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

羊事實旣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

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

不永一友朋視疾兮藥物甚良飲食旣時兮

旣

孔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

齊一
作高

人道之常在側

之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竟鬼流行祭

祀之及兮

之一
作則

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

益一
作救

抑哀

自彊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

志

題哀辭後

樊曰崔羣及詹皆與公同年
伉姓名僅見于此它無所聞

愈性不喜書自爲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
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之友也哀生之不
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
城劉君伉伉喜古文以吾所爲合於古詣吾廬
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作無志益堅凡愈
之爲此文蓋痛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痛一又懼
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之
志其志在古文耳雖然苟愛吾古文吾一必求其義

韓文十二

五

則進知於歐陽生矣必時觀義下舊本无則
進云云十一字愈之
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
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
志於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然則吾
之所爲文皆有實也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
生也無惑焉

獨孤申叔哀辭

孫曰申叔字十重年二十二舉進士又二年用
博學宏詞爲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歿
蓋貞元十八年也柳子厚有獨孤君墓碣皇甫
持正有傷獨孤賦而公作辭哀之樊曰公嘗與
崔羣書天人好惡之說与此語意
一同蓋出太史公之伯夷論也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耶行何爲而怨邪怨一居何故而憐邪故一胡喜厚其所

可薄而怕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懸邪

彼下一抑蒼茫無端而輒寓於其間邪死者無知

者一有五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

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作

如處嗚呼遠矣何日而忘

崔侍御祭穆負外文

樊曰穆負外字與直懷州河內人宣州觀
察使寧之子工爲文崔侍御名勣無傳

於乎一本上先云維年月日故人博陵崔勣謹
以清酌之奠致祭于亡友穆六端公之靈建中之

初予居于嵩攜扶比奔一作歸避盜來攻晨及洛

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子有令聞我

來自山子之後明我鈍而頑道旣云異誰從知

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一作不於後八年君從杜

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孫曰貞元五年十一月以杜
亞爲東都留守亞辟員爲從

維其嬉游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轡在手君揚

其鑣悲驕切君居于室我旣來卽或以嘯歌或以

偃側誨余以義復我以誠復我一終日與語無

非德聲王人信讒有惑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

事檢校員外郎勣
時亦爲亞所辟

過入救不從反以爲禍赫赫有聞王命三司察
我于獄相從係縲直生可樂一作何一曲死可悲
何樂直死何悲上懷王人王一作主內憫其私進退之難居處

之宜既釋于囚我來徐州孫曰令狐運京兆富平人爲東京牙門將亞惡

其爲人會盜劫輸績於洛北運適敗近郊亞意其爲之命員及從事張弘靖鞫其事無之亞怒囚負等更以愛將武金操服之金答運從者十餘人二人死九人自誣服竟無賊狀亞以聞請流運嶺表德宗詔監察御史楊寧覆驗事皆不歸亞怒劾寧同上德宗令侍御史李元素刑部員外郎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三司覆案元素祭其寃如運迹似行盜以會捕掠人於家配流歸州負等由是獲免後歲餘齊抗捕得劫輸緝賊七人及賊綰詔亞與留臺同劾之皆首服然終不原運運竟死歸州人道之悠悠思君爲憂我如京師
君居父喪孫曰永貞元年十一月負父葬卒哭泣而拜言詞不通

韓文子二

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昔一作昔

不日而違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了痛毒

之懷六年以并一作經孰云孝子而殞厥靈今我

之至入門哭聲哭一作失酒肉在前君胡不餐升君

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死矣何日來還

祭郴州李使君文

補注筆墨間錄云祭李郴州文尤雄奇

維年月日孫曰日本云維元和元年歲次丙戌二月乙未朔二十四日戌午將仕郎守

江陵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

于故郴州李使君三兄之靈古語有之白頭如

新傾蓋如舊孫曰漢鄒陽之語顧意氣之何如曷日時

之足究曷一作何當貞元之癸未祝曰貞元十九年公拜監察御史冬貶陽山令

別知賦云歲癸未而遷逐是也。孫曰一本作癸酉非惕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

下邑孫曰正元十九年公遷連州陽山令嗟名顏而位仕歷貴部

而西邁孫曰貴部郎柳州邇清光於暫觀於一作言若交而

情無由若一作莫既不賈而奚售哀窮荒之無圖窮

作退挈百憂而自副孫曰挈率引也詩懷此百憂一挈奴加切而一作以辱問訊

之綢繆恒飽飢而愈疾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

於篆籀孫曰籀篆也周宣時太史籀造大篆因以為名○籀道右切苞黃甘而致

辭薛一作貽獲紙筆之雙寶洪曰即李負外寄紙筆云莫怪殷勤謝虞卿正著請投

韓文三

義魚之短韻洪曰即公義魚十韻招張功曹者媿韜瑕而舉秀俟

新命於衡陽順宗敕徙移江陵待命於柳云費薪芻於館候韓曰柳在衡山之陽正元二十一年公以

英心於縱博沃煩腸於清耐於一作航北湖之空

明孫曰柳州北湖廣十餘里最為勝處覩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

豁達衆管啾而竝奏啾一作嗽得恩惠於新知脫窮

愁於往陋窮一作寬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穀

補注筆墨問錄曰此即于厚云丁酉之年秋既季月闕其團於是始逮天書之下降猶低

迴以宿留上音秀下音溜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

又授縞紵以託心孫曰襄二十九年左氏吳季札聘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

約 云茲誠之不謬儻後日之比遷約窮歡於一

晝雖掾俸之酸寒孫曰掾謂法曹要拔貧而為富何人

生之難信捐斯言而莫就始訝信於暫踈遂成

凶於不救作於一見銘旌之低昂孫曰禮記銘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

以識 尚遲疑於別袖憶交疇而迭舞奠單盃

而哭極韓曰謂李使君於正元二十一年死極過江陵公

為永正美夫君之為政不撓志於讒構作僥遭唇

舌之紛羅獨凌晨而孤雛孫曰雞鳴之詩言亂世君不改其度凌晨孤雛以

雞為喻彼愴人之浮言雖百車嚴曰馮衍與婦弟書云持質相劫詞語百

其何詬車一作年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幸

韓文三

竊覩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一無不字神乎來哉

辭以為侑尚饗

祭薛公達助教文

樊曰公達字大順正元九年登第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二日景寅

孫曰四年閏三月丁未朔二月十一日丙寅嚴曰唐諱丙以景代之朝散郎韓曰公嘗誌其墓今以誌考之

朝散當一作朝議守國子博士韓愈太學助教侯繼謹以

清酌之奠祭于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樊曰元和初

初公達為國子助教分教東都是歲二月十四日卒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

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

學日得相因奈何永違祇隔數晨笑語為別慟
哭東門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
前一云若
在人前酌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尙饗

祭虞部張季友貞外文

韓曰公同王涯崔羣許季同庾承宣邢册等六
人祭蓋皆與季友正元八年同舉進士也其事

詳見公
所誌

維年月日愈等

舊本作維元和十年月日中書舍人王
涯考工郎中知制誥羣愈承宣

羣京兆尹許季同考工貞外郎庾承宣
河中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邢册等謹以清酌庶羞

之奠敬祭于亡友張十三貞外之靈嗚呼往在

貞元俱從賓薦薦司我明試時維邦彥

韓曰時陸
贄典貢舉

韓文二十一

十

祭者六人
皆同薦云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羣遊旅宿其歡

甚焉出言無尤有獲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

倏忽逮今二十餘歲

樊曰自正元八年
至是凡二十三年存皆衰白

半亦辭世外纏公事內迫家私中宵興歎無

復昔時如何今者

一作
於今

又失夫子懿德柔聲永

絕心耳廬親之墓終喪乃歸陽瘠避職

祝曰
瘠癯

禮記瘠鰥跛躄孫曰徐州節度使張愔請
季友為判官詔下季友許稱疾不言三年妻子不知分司

憲臺風紀由振遂遷司虞以播華問不能老壽

孰究其因嗣託於宗天維不仁酒食備設靈其

降止論德叙情

德一
作得

以視諸誅尙饗

祭河南張署負外文

樊曰張署為河南令既數月弃官去遂卒時公從裴度討蔡元和十二年八月也誌其墓為文以祭之

維年月日孫曰元和十二年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

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集注是歲七月以公兼御史中丞彰義行軍司

馬一無守太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

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一負外之靈十二或作十一

或無十二二字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

峙君德渾剛渾胡本切標高揭已有不吾如唾猶濕

津余驚而狂驚陟降切年未三紀孫曰公時年三十六嚴曰退之大曆戊申

韓文十二

歲生至貞元十九年癸未三十六年矣乘氣加人無挾自恃一作無敢挾恃彼

婉變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嚴曰謂讒人以

言傷人也退之與張署李方叔同為御史時方早飢上疏我

乞寬民徭為李實所讒俱貶南方縣令又與署同起貶所

落陽山以尹龔猱君飄臨武山林之牢補注是歲公與署同得罪公貶連州陽山令署貶郴州臨武令歲傲并寒兇雪虐風饑一作號

顛於馬下我泗君眺祝曰易君子先號眺而後笑夜息南

山同卧一席守隸防夫舐項交路祝曰舐觸也謂以項相舐觸也

足也。舐丁禮切或作抵洞庭漫汗粘天無壁補注筆墨間錄曰山谷用此語云江

南水舐天風濤相脛脛呼中作霹靂追程盲進帆船

箭激南上湘水孫曰湘水出零陵比至巴丘入江上一作之屈氏所沉目

今岳州湘陰縣有泅水屈原自沈處俗謂之泅雞 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孫曰

志洞庭之山堯帝二女常泣以其涕揮竹竹盡斑 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

君和百篇在吟君止于縣我又南踰把醜相飲

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夕相語自別幾時遽變

寒暑遠一作復 枕臂歌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

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驂去驂音 君云是物

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夤其徵我預在此與君

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余出嶺中君俟州下

州柳樊曰公貞元十九年與張 偕掾江陵非余望者俱令南方明年文會宿臨

武界上虎入公廐取驂去驂驢子也虎寅屬也公載張語云

云已而順宗卽位皆改江陵府孫公法曹張工曹洪曰僕來

韓文子

告言虎入廐處而亨以問葛魯卿葛云驂不駿去之野亨

矣虎取而去疑其亨也故來寅望徵猛獸果信者言虎取驂

果亨遂有府掾之命不待禱而有所憑也 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砂倚

石有選無捨視曰楚詞重華不可選注 衡陽放酒孫

也○酒一作酒 熊咆虎嘯咆蒲交切 不存令章孫

今章酒令一 罰筭壽蠟毛豸舟湘流往觀南嶽嚴

集有謁衡 雲壁潭潭雲一作天 穹林攸擢避風大湖

嚴曰太湖卽上文洞庭是也 七日鹿角韓曰元微之鹿

洞庭湖 中地各 鈎登大鮎祝曰鮎魚各楚詞鱸鮎今延延集 怒

頰豕狗洪駒父詩語云狗豕聲也 狗許角續盤灸酒

羣奴餘啄走官階下孫曰謂 首下尻高祝曰尻體

益高○尻苦刀切

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予徵博士君以

使已

孫曰元和元年六月公召為國子博士

相見京師

過願之始

補注始願不及此

分教東生君掾雍首

孫曰元和

二年公分教東都署為京兆府司錄參軍祝兩都相

望

望音

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

入如相避然生闕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郎

引章許奪

許一作許

權臣不愛南昌是幹

孫曰署為刑部員外郎守

法不阿出為虔州刺史虔州南康郡今作南昌恐誤

明條謹獄泯獠戶歌

獠夷名

絞切又力道切又一作僚

用遷澧浦

祝曰澧水名書又東至于澧澧音禮嚴曰謂為禮州刺史也

為人受瘡

孫曰署自虔州改澧州刺史民挽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錢倍數經

韓文下

十三

署曰刺史可為法不可貪官害民留牒不肯從竟以代罷瘡病也

還家東都起令河

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

竟死不昇孰勸為善永相南討

孫曰元和十六年以宰相裴度為淮西宣

慰處豈使南討淮蔡

余辱司馬議兵大梁

孫曰時宣武軍節度使韓弘為諸軍都統

使將出討公詰如稟事

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罽不撫

其子坐不送野望君傷懷有殞如瀉銘君之績

納石壤下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

與通君其奚憾不余監喪烏乎哀哉尚饗

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文

韓曰謂與其子同僚必公為職方員外郎時也

維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某縣太君鄭氏尊夫人之靈由子茂族配此德門克成厥家享有全福為婦為母再朝中宮搢紳推榮宗黨是則某等幸隨令子同服官僚庶展哀誠式陳牢醴尙饗

祭薛中丞文

樊曰中丞名存誠字資明河中寶鼎人正元中登第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累遷給事中拜宗贈刑部侍郎

維年月日

韓曰公時為比部郎中元和九年也或作元和元年非

某官某乙

等韓曰李逢吉孟簡張惟素張賈韓愈等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

韓文十二

十四

于亡友故御史中丞贈刑部侍郎薛公之靈公

之懿德茂行可以勵俗清文敏識足以發身宗

族稱其孝慈友朋歸其信義累升科第亟踐班

行左掖南臺孫曰比齊號御史臺為南臺高澄用崔暹為御史中尉宋邇道為尚書左丞一謂

之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樊曰左掖則給事中南臺則御史中丞也其傳故事

樊曰存誠嘗劾浮屠鑿虛賊罪抵死按信州刺史李位無謀反事詳見舊史本傳詩人墨客爭

諷新篇羽儀朝廷輝映中外長途方騁大限

俄窮聖上軫不愍之悲韓曰哀十六年左傳孔子卒公諫之曰昊天不弔不

愍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愍且也○愍魚觀切具寮興云亡之歎祝曰詩之云亡邦

况某等忘言斯久知我俱深青春之

國診瘵

遊白首相失來陳薄奠詎盡哀誠嗚呼哀哉尙饗

祭裴太常文

裴之諱字皆不可攷

維年月日愈等

樊曰元和九年公爲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與給事中李逢吉子孟簡使

部侍郎張惟素張買等同祭

謹以庶羞清酌之奠敬祭于太

常裴二十一兄之靈朝廷之重莫過乎禮雖

經策具存而精通蓋寡自郊丘故事宗廟時

宜大君之所旁求丞相之所卒問

嚴曰卒舍沒切孟子卒然

問羣儒拱手宗祝醉心兄皆指陳根源斟酌

通變莫不允符天旨克協神休至于公卿冠

韓文下二

十五

昏于士庶喪祭疑皆響晉荅問必實歸從我者

足爲軌儀異我者無逃指笑動爲時法言比

古經比必獨立一朝高視千古而又驅馳朋執

僂僂宗親僂音泥

石之儲孫曰漢書揚雄家無僂石之儲晏如也

石斗石

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韓曰孟子曰食前方丈侍妾數

每盛於賓筵贈必固辭求無不應孰

云具美而不永年某等早接遊從實欽道義

致誠薄奠以訣終天嗚呼哀哉尙饗

潮州祭神文五首

韓曰文凡五皆元和十四年夏秋作其一到任請大湖神其二祈兩太湖神其三四五謝晴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

孫曰維元和十四年歲次己亥三月己卯朔某日持節潮州諸

軍事守潮州刺史

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特

羊庶差之奠告于太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為

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

孫曰三月壬寅嚴日鄧元和十四年三月

也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

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廷下今以始至方上

奏天子孫曰謂謝上表也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

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糒酒食器皿損弊孫曰糒祠神米

離騷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糶而要之祝曰損一作擗鹿也公羊猶者曰浸精者曰代糶先旅切又所擗倉胡切不

韓冬于二

能嚴清又未十日時不敢自薦見使攝潮陽

縣尉史虛已以告神其降鑒尚饗

維元和十四年歲次己亥六月丁未朔六日壬

子持節潮州諸軍事守潮州刺史一本上作維年月日潮州

刺韓愈謹以清酌服修之奠祝曰服箴脯禮記大享尚服修注云

史韓愈謹以清酌服修之奠禘于太湖神之靈曰稻既稔矣嚴曰稔禾成秀

也而雨不得熟以獲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

老以蔭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

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

非神之不愛此人一無此字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

罪使至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

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鬪

雲陰祝曰劃鬪解也分割也孫曰割去也卷日月也

幸身有衣而口得食給神役也充上之湏脫刑

辟也選牲為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

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

尚饗一作鑿茲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

酌庶羞之奠孫曰禮記羊曰柔毛豕曰剛鬣祭于城隍之神間者

以淫雨將為人災無以應貢賦供給神明上下

韓文于二

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

于爾明神明神閱人之不辜若響若若艾谷鄉音一作響食

糞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蠶穀以

登人不咨嗟惟神之恩夙夜不敢忘怠謹卜

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毛清酌嘉肴有一侑作羞

以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饗食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老百壽成寓以

清酌少牢之奠告于界石神之靈曰惟封部之

內山川之神克麻于人麻音一有庇字官則置立室宇備

具服器奠饗以時今淫雨既霽蟻蠶穀以成織

婦耕男忻衍衍是神之庥庇于人也敢不
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鑒
茲一作尚饗祭神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祭于大湖之神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
今茲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爲災各寧厥
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
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樂
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尚饗

韓文子二

十八

五百家註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今茲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爲災各寧厥
奠祭于大湖之神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
今茲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爲災各寧厥
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
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樂
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尚饗

五百家註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祭文

袁州祭神文 三首

樊曰文凡三首其一祈雨城隍其二祈雨山其三謝雨即神道元和十五年夏作然則公之精神靈敏見於開衡山之雲哉凡水旱無禱而不應以是知至誠而不動者未之

維年月日

孫曰維元和五年歲次庚子

袁州刺史韓愈謹告

于城隍神之靈刺史無治行以媚于神祇一作無以

媚于神祇

天降之罰以久不雨苗且盡死刺史雖得

罪百姓何辜宜降疾咎于其身一作無令鰥

韓廿三

寡蒙茲濫罰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

于仰山巖曰九域志云仰山峭拔萬仞不可登涉之神曰神之所依者

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今既大旱嘉穀將盡

人將無以為命神亦將無所降依不敢不以告

若守土有罪宜被疾殃於其身百姓可哀宜蒙

恩閱以時賜雨使獲承祭不忘神亦永有飲食

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

仰山之神曰田穀將死而神膏澤之百姓無所

告而神恤之刺史有罪而神釋之敢不有薦也尙饗

天賦風祭柳子厚文

集注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于柳州

曰其月自潮即袁明年自袁召為國子祭酒此

又云此子厚行已之大方有退之

維年月日

一本作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五月壬寅朔初五日景午

韓愈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嗟

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

墨閣錄云嗟嗟子厚而致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既嗟而又遣以理此聖賢所以過人此與嗟嗟保介惟莫之春無

韓世三

二

異人之生世如夢一覺

覺故效切

其間利害竟

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

嚴曰列子言周之尹氏大治產慮鍾家業

心形俱疲夜則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其下趨役者侵晨皆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使之彌勤夜亦昏憊而寐

昔昔為國君是所謂有樂有悲者耶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

不願為材犧鐔青黃乃木之災

韓曰莊子百年之木破為犧鐔

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鐔於溝中之斃則美惡存問矣其為災性均也

子之中弃天脫

馬羈

祝曰馬羈馬絳也莊子連之以羈馬韓

王佩瓊

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

樊曰太史公答任安書云古者富貴

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

子之自著表表愈偉

孫曰

傲儻非常之人稱焉

不善為斲

卓立之貌洪曰退之文章多為流俗庸人妄

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補開子之文章而不
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益而
一斥不復羣飛刺天飛一作非嗟嗟子厚今也則亡

有今言臨絕之音一何琅琅編告諸友以寄厥子

不鄙謂余亦託以死此今之交觀勢厚薄余

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

鬼神樊曰嗚呼子厚之靈亦可畏矣其卒于柳州也後

韓公之所云寧敢遺墮寧一作子念子永歸無復來期

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湘君夫人文

韓世三

三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十月某日一作維

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韓愈樊曰按沈傳師所

後書曰其將修廟祭神文曰維元和十五年十月謹令

前袁州軍事判官張得一以清酌之奠敢昭告

於湘君夫人二妃之神沈本作湘君湘前歲之春

孫曰元和十年愈以罪犯黜守湖州州一作陽懼以謹死

且虞海山之波霧瘴毒為災無以殞其命舟

次祠下孫曰祠謂是用有禱於神神享其衷賜

以吉卜曰如汝志石本無蒙神之福啟帝之心去

潮卽袁孫曰十四年令復位於朝復其章綬

孫曰十五年九月自袁召
退思往昔實發夢寐凡累

為國子祭酒復賜金紫
年於今乃合累字或作三夙夜悚惕一作休散忘

神之太庇伏以祠宇毀頽一作傾慙附之質丹青

之飾暗昧不蠲石本作主主不稱靈明一作外無

四垣堂陞頽落牛羊入室居民行商不來祭享

輒敢以私錢十萬祈于邦伯嚴曰邦伯即廟碑所謂

本無上修而作之孫曰公至京以私錢十萬折一作中其半付地文字

而樹之廟成之後將求玉石仍刻舊文因銘其

陰以大振顯君夫人之威神以報靈德俾民承

韓廿三

四

事萬世不怠惟神其鑒之尚饗

始將既修樹舊碑乃刻其文於新石因銘其陰

舊碑石既多破落文不可盡識移之於新或失

其真遂不復刻

祭竇司業文

韓曰竇各年長慶二年卒公嘗誌其墓此文公

自稱止部侍郎則是年未使于庭奏前作也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祭于故國子司業竇君二兄之靈孫曰竇字子

惟君文行夙成有聲江東魁然厚重長者

之風一舉於鄉遂收厥功樊曰此即公誅牟篡

登正元樊曰誌所謂在六府五屢佐夫侯以調兵戎公也孫曰在昭義軍節

六府祝曰調加前漢十年不調之調○諫徒吊切詔

曰予虞汝為郎中樊曰誌所謂拜虞部郎乃合洛

陽歲且四終樊曰誌所謂惟刑之慎掌正隸僮

之屬掌隸簿錄給衣種醫藥其誅宥命守高平樊曰

澤州刺史也命副儒宮樊曰誌所謂為國子朱衣銀

魚象服以崇錫榮考妣孝道上窮官不滿能

亦云達道踰七八年孰非望公樊曰誌所謂年卒

年孰非翁孫曰在君無憾我意不克君之昆弟孫曰

韓廿三

人常牟三以辭確孫曰常字中行大曆十四年登第第

矣刺史郎中四繼三同孫曰謂牟岸相繼為澤州刺史

為之於士大夫可謂顯融孫曰四繼三同則常牟羣岸皆

既愛既勸在麻之遂補注荀子曰遂生自視雛殼

望君飛鴻四十年餘事如夢中樊曰誌所謂

分宰河洛媿立並躬樊曰

俱官於學以纖臨洪樊曰

德以空死生莫接孰

祭主簿侯喜文

韓曰舊本稱侯圭簿繼忍非是詳觀公此文當是為侯喜作公辭與喜漁水溫洛有詩云吾黨侯生字叔起呼我持竿釣溫水故此文有我釣我遊莫不我隨之語常薦喜於盧郎中陸員外其辭與此文所稱惟字文學今誰過乙之意亦相表裏以是知非侯繼也

維年月日史部侍郎韓愈孫曰長慶二年九月公為吏部侍郎謹

遣男殿中省進馬佶嚴曰退之諸子有各祀者長慶四年進士登第小說中亦載其

為集賢校理曰符曰爽曰殿中省進馬雖載於律而他處不見唯符見於益州張籍詩中耳致祭于亡

友故國子圭簿侯君之靈嗚呼惟子文學今

誰過之子於道義罔不拾遺洵曰符拾我狎我

愛人莫與夷補注夷等夷也自始知及今一紀子茲我或

為文筆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釣我遊

莫不我隨我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昆弟情

敬異施惟我與子無適不宜棄我而死嗟我之

衰相好滿目少年之時人之云亡一作日月云亡今其有

誰誰不富貴而子為羈我無利權雖怨曷為

子之云葬我方齋祠哭送不可誰知我悲嗚呼

哀哉尚饗

祭竹林神文

樊曰公祭文二其一祭竹林神其二祭曲江龍皆以享禱其後賀雨表亦云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類謂此

皆長慶三年為京尹時作也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酒脯

之奠再拜稽首告于竹林之神曰天子不以
愈為愚不能使尹茲大衆二十二縣之人今農
既勤於稼有苗盈野而天不雨將盡槁以死農
將無所食鬼神將無以為饗國家之禮天地百
祀神祇不失其常惠天下之人不失其和人又
無罪何為造茲旱虐以罰也將俾尹者不仁
不明不能承帝之敕以化正其下聞無香惟腥
孫曰書上帝監降民間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聞音問神于惠罔無差孫曰惠與罰無
差忒也施罪瘠于尹愈身孫曰瘠猶病也是甘是宜
雨則時降神無爽其聰明永饗于人無媿尙

韓世三

七

饗

祭曲江龍文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諱坤愈謹以香果
之奠敢昭告于東方青龍之神大作旱災嘉穀
將槁乃於甲乙之日依準古法作神之象孫曰董仲舒求雨法甲乙日為青龍一長八丈居中為小龍七長各四丈於東方丙丁日為赤龍一長七丈小龍七長各三丈五尺戊己日為黃龍一長五丈小龍七各長二丈五尺庚辛日為白龍一王癸日為黑龍一皆減此肅祠戒祀
禱神其享祐之將降甘雨以重孫曰律令五字人

祭馬摠僕射文

注詳本節

嚴曰退之長慶三年冬自京兆尹復為兵部侍郎又遷吏部侍郎其為京兆也有舉馬摠自代

狀今祭文稱吏部侍郎
則揔以是年冬死也

維年月日孫曰維長吏部侍郎韓愈孫曰長慶三年九月公為

侍郎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僕射馬公為

十二兄之靈補注馬十二名揔字會元扶風人惟公弘大温恭全

然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艱

初試佐戎滑臺斥由尹寺樊曰丑元十三年四月

為從事十六年監軍使薛盈珍誣適彼驍閩孫曰驍

鯨鼉跋躡孫曰鯨鼉也易困于鯨鯨孫曰詩狼跋其

一作竟共餘噴顛而不踳祝曰說文云踳足跌也孫曰

乃得其地于泉于虔始執郡符樊曰元和初揔為虔州刺史遂

韓廿三

殿交州韓曰殿鎮也詩殿天子之邦孫曰四年以揔抗節

番禺樊曰椰子厚曹谿大鑿禪師碑云揔刺虔州都護安

受旂燾節載來蒞前海番禺即南海郡廣州也本傳作桂

去其螟蠱蠹越大蘇孫曰揔敦需學長於政術在

之於漢所立銅柱之處以錫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德

擢亞秋官樊曰自嶺南入朝得碩士人謂其崇

我勢始起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孫曰十二年七月

義軍節度使仍公兼邦憲以副經紀孫曰十二年以

充淮南宣慰使截彼大魁廉切厥勳孰似丞相歸

治雷長蔡師孫曰吳元濟誅揔雷蔡州為彰義雷後奏改

蔡州刺史充
准西節度使
茫茫黍稷
黍一作蔡
昔實棘茨鳩鳴雀

乳不白
乳不白
鴟鴞
孫曰鴟以淮西久陷賊寇人不知法威
刑勸導咸令率化賊之僞迹一皆削盪
惟

蔡及許
許舊為血仇
命公弁侯
孫曰十三年五月以摠
為許州刺史忠武軍節

度陳許
破等州觀察處置等
使嚴奮
屬淮西故云弁侯
耕借之牛束其弓矢

禮讓
優優如誅
鄆我
鄆音
厥墟腥臊公往滌之

茲惟
樂郊
孫曰十四年二月
誅東平節度使李師道

平節度
鄆普濮等州觀察
使詩曰適彼樂郊
惟東有獬
祝曰獬狂犬也淮

於河
獬音切
惟西有虺
韓曰虺蝮也
顛覆別鄰我

制又若
例切
惟西有虺
許翹切
顛覆別鄰我

餘有幾
孫曰七月沂州軍亂殺節度使王遂長慶元年
七月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成德亂殺節

度使田
弘正二年正月魏博節度使田布自
殺三月武寧軍節度使崔羣為軍中所逐
崔萃中居

韓廿三

九

蕞音律
峯
斬其脊尾岱定河安
孫曰河岱充鄆之

蕞音律
峯
幽鎮
魏不悅于政相扇繼變復歸于舊徐亦乘勢逐帥自

置同於
三方唯鄆也
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
惟公之韙
是

防之制
水特以無恐故有岱定河安之言
惟公之韙
是

也○韙
初鬼切
帝念厥功還公于朝陟于地官且長百

僚
樊口十二月以摠檢校尚
書左二僕射守戶部尚書
度彼四方孰樂可據顧

瞻鈞
馮鈞一作
將舉以付惟公積勤以疾以憂及

其歸時
當謝之秋
祝曰謝如負問未歸弔廬已萃

未燕于堂已哭于次
補注三年
八月愍卒
昔我及公實同

危事
孫曰謂同
征淮蔡
且死且生誓莫捐棄歸來握手曾不三四曾不濡翰醜醉文字曾不醉飽

以勸酒蔽

韓曰說文云蔽大奠以叙哀其何能致

嗚呼哀哉尚饗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樊曰公太學彈琴詩序有武少儀者時為司業後以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使南詔此所謂御史武君者豈其人耶韓曰武侍御或以為少儀或以為儒衛姓氏及官御史皆同未知孰是公不信釋氏故作此文

御史

一作侍御

武君當年喪其配斂其遺服櫛珥繫

悅于篋

祝曰櫛梳也禮記成盥漱櫛縱弁總珥耳璫也

繫小囊也禮記施繫縵悅佩中也○櫛側惡切

珥乃吏切繫音盤脫始鏡切繫一作繫

月且十五日則一出而陳之抱

嬰兒以泣有為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

韓廿三

十

曰是豈有益邪吾師云人死則為鬼鬼且復為

人隨其所積善惡受報

一無其字

環復不窮也

環一作旋

極西方有佛焉其土大樂親戚姑能相為圖

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

樊曰柳子厚永州龍興寺修淨

土院記中州之西有國曰身毒釋迦示觀之地彼佛言曰西方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三惡八難眾寶

以為飾其人無七纏九惱羣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能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

武君憮然辭曰

死曰憮然

吾儒者其可以為是

既又過月且十五日復出其篋實而陳之抱嬰

兒以泣始而悔且曰是真何益也吾不能了釋

氏之信不又安知其不果然於是悉出其遺服

櫛珮合若干種就浮屠師請圖前所謂佛者浮屠師受而圖之韓愈聞而弔之曰

打哲兮目存祝口詩月星哲皆注猶煌煌也孫曰哲皆形容潔白兒。哲音制一本下哲字作哲

丁寧兮耳言孫曰兒尚存乎目言尚存乎耳言死未久也忽不見兮不聞

一無兮字一有兮莽誰窮兮本源圖西佛兮道子忽不見不有兮

懃以女塞悲兮慰新冤祝曰妄謂佛也。慰下一有勢字嗚呼奈

何兮弔以茲文

祭故陝府李司馬文

樊曰李司馬名邠雍王會七世孫長慶元年二月辛詳見公所誌祔墓。邠薄經切一本無故

陝府三字

歸廿三

十一

維年月日孫曰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五月日守國子祭酒賜紫金

魚袋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陝府左司馬

李公之靈曰公學以為耕文以為穫發憤孤身

復績厥家孫曰邠生未時而父卒母抱置之姑氏以去至五六歲問知本末因不與羣兒戲能誦書

百餘萬言於是縱學無所不觀績一作績選于吏部亟以科進孫曰以朝邑員外尉起選

顏真卿第其所試文為上等擢為同方正尉歷臨大邑惟政有聲孫曰歷試陸渾南鄭

令遂承宗正日朝帝庭出輔陝都吏畏寮慕子

父諸孫盈于室堂孫曰邠七男三女內外孫十五人公姑悅喜姑一作始

五福具有大夫士家孰不榮羨如何不常以至

大故嗚呼哀哉愈以守官不獲弔送孫曰是歲五月葬華陰縣

昏姻之好樊曰邦子漢公婿也以哀以悲敬致微禮公其歆之尚饗

祭號州司戶十一兄文

樊曰司戶名岌公誌其墓甚詳○一本無號州司戶四字

月日從父弟某官某乙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

昭告于十二兄號州司戶府君之靈嗚呼惟我

皇祖孫曰皇祖名岌素仕唐為桂州長史有子四人長仲卿秘書即次少卿當塗丞次雲卿禮部郎中次仲卿有孫八人樊曰其孫曰會曰介曰愈曰俞曰岌見於世系表及公集者才五人又有弁為殿中

侍御史死平涼之盟其二入逸矣惟兄與我後死孤存奈何今日

於今又棄而先韓曰岌以元和元年卒于號生不偕居疾藥不

韓廿三

十二

親斂不摩棺瘞不繞墳祝曰瘞幽隱也瘞一計切趨奔東

制奔一作生生死虧恩歸女教男反骨本原樊曰是歲九月初葬岌

號州北十里公意蓋欲異時反其柩而歸葬于先原故云其不有年以補我愆長號

送哀以薦此文尚饗

祭鄭夫人文

夫人公嫂注詳本傳

維年月日孫曰正元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

韓曰祭老成文云吾往河陽遇汝從嫂喪來葬此云逆旅備時羞之奠云云孰云此來乃臨靈車必往河陽時也再

拜頓首敢昭生口于六嫂榮陽鄭氏夫人之靈孫曰

鄭氏公之兄起居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

不辰

孫曰詩桑柔之詞辰時也

三歲而孤

孫曰大曆五年公父仲卿卒公時三歲

蒙

幼未知鞠我者兄

嚴曰李翱退之行狀云生三歲父歿養於兄會舍

在死而

生實維嫂恩未亂一年

祝曰亂毀齒也周禮與未亂者皆不為奴韓曰男八歲女七歲而亂

七歲而亂

兄宦王官提攜負任

孫曰負亦任也

去洛姑秦念寒而衣念飢而食疾疹水火

祝疹

疹

無災及身劬勞閔閔保此愚庸年方

及紀

孫曰十二年曰紀嚴曰舊史云大曆十二年五月起居舍人韓會坐元載貶官退之是時年十一從至貶

所復志

從婢歸葬河陽故李漢集序云先生生於大曆戊

申幼孤

隨兄播遷韶陽兄

薦及凶屯兄懼讒口承命

南遷

孫曰大曆十二年宰相元載得罪四月會坐黨與自起居舍人貶韶州刺史

窮荒海隅

天闕百年

韶年四十二

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

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化為夷蠻水浮陸走

丹旄

翩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

孫曰葬于河陽

既克反

葬遭時艱難百口偕行避地江濱

孫曰家于宣州嚴曰建中二年

中原多故退之避地江左即復志賦所謂

春和霜露

薦敬頻繫以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

余猶子誨化諄諄爰來京師

孫曰正元二年公自宣州遊京師

在成人屢貢于王名廼有聞心茲鈍頑非訓曷因

感傷懷歸殞涕熏心苟容躁進不顧其躬祿仕

而還以為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北南孰云此來

迺賭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慙慙嗚呼哀哉晉
在韶州之行受命于元兄曰爾勿養于嫂喪服
必以碁今其敢忘天寶臨之洪曰正觀中魏徵命狄
有長年之嫂遇孩提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弊
關借老其在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推而遠之亦之
本原深所未諭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
洪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汲則哭之為位察其
所尚豈非先覺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制可公幼養
於嫂服書以報可爲士大夫之法矣李漢序公文集及李習
之狀亦云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塋封終天水
辭絕而復蘇伏惟尚饗

祭兄子十二郎老成文

樊曰老成公之姪率府參軍介之子也介二字
長百川季老成起居舍人曾無子以老成爲後

韓廿三

十四

老成生湘滂百川死公乃命滂歸後其祖介建
中初公從會喪歸葬河陽遭中原亂與老成避
地江南至是老成死于江南正元十七年也斯
文益公所謂喜往復善自道者在當時無對後
二百七十年歐陽文忠公爲其父作隴岡
阡表始足以追配公此作覽者當自知之

年月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

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

呼吾少孤補注大曆五年公
父仲卿卒公四歲及長不省所怙惟

兄嫂是依樊曰兄曾嫂
夫人鄭氏也中年兄歿南方孫曰曾
貴守韶

州卒于
貶所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孫曰河陽
河南府既

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

吾上有三兄樊曰公二兄
曾亦其一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

之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
言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
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

吾年十九樊曰正元二年始來京城其後四年嚴曰貞元六年也

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

來葬樊曰正元十一年又二年吾佐董丞相幕于汴州孫曰

十三年七月董晉帥汴州辟公為節度推官。一無幕字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

以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孫曰十五年二月丞相董晉卒汝不

果來是年吾又佐戎徐州孫曰是歲秋張建封辟公為徐州節度推官。一無無字

又字孫曰十六年五月張建封卒公西歸洛陽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

韓世三

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

久圖圖久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

為汝遽去吾而沒乎而一先五與汝俱少年以為

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

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

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孫曰東野為溧陽尉

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

而齒牙動搖邵太史曰文用勛守柳子厚論當否不論重復檀公曰南宮紹之妻之姑之喪退之

亦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近時六一文安東坡三先生知之念諸汝與

諸兒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

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且暮死而汝抱無涯之
戚也說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
乎嗚呼其信然耶其夢耶其傳之者非其真耶
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
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天沒長者衰者而存
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一角傳之非其真也
東野之書耿蘭之報則字衍爲而在吾側也嗚
呼其信然矣信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舊本此句
上無信字汝之二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
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

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
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
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
有知其幾何離一作其無知悲不幾時一作悲不
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一歲吾之子始
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
成立耶孫曰汝之子始一歲謂淵也吾之子始五歲謂昶
也其後湘登長慶三年第昶登四年第利生緒哀
緜咸通四年哀七年進士天之所以昌韓韓嗚呼哀哉嗚
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比一作往往而劇
吾曰是疾也在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

也一無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

至斯極乎極字一無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

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

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

月日言一作時月日一本皆作日蓋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

者妄稱以應之耳稱一作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

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

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

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

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一無終葬二字然後惟其

韓廿三

所願焉一無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

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一作生不能以相養共居歿不得撫汝

以盡哀斂不得憑其棺窆不得臨其穴祝日窆葬也周

禮及窆執斧以位往臨下棺也窆破驗切 吾行負神明行一作何而使汝天

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

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一作下生而影不與吾形

相依前一作之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

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

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

年教吾子與汝子一作教養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

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
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一本無也二字嗚呼哀哉尙
饗

祭周氏姪女文

樊曰公兄俞之女適四門博士周况元和十一年卒其詳見公所誌墓公時為中書舍人

維年月日十八叔叔母具時羞清酌之奠祭于
周氏二十娘之靈孫曰俞為開封尉女各好好嫁而有子女子

之慶孫曰元和三年周况登第公以好好妻之生一男一女纏疾中年又命
不永孫曰卒時年二十七今當長歸與一世違凡汝親戚

孰能不哀撰此酒食以與汝訣汝曾知乎我念

曷關尙饗

祭姪孫滂文

樊曰老成三子相滂於公為姪孫元和十四年春公自刑部侍郎出守潮州湘滂實從行冬公移袁滂至袁卒

維年月日孫曰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十八翁及十八婆盧

氏孫曰公夫人高氏盧氏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二十二
郎滂之靈曰汝聰明和順出於輩流強記好

文又少與比將謂成長以興吾家如何不祥未
冠而天補注滂卒年十九吾與盧氏痛傷何言思母

之恩連呼以絕執兇之手勉以無悲情一何

長命一何短權葬遠地

樊曰權葬澆於袁州郭南

孤寡無依

濕酒告情哀何有極尚饗

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

樊曰公之姪孫女也其李丁妻歟公嘗誌于墓曰李千余兄孫婿也長慶二年卒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其曰合葬者先于死也則二十九娘子者予之妻明矣

維年月日十八叔翁及十八叔婆盧氏遣昶

樊曰昶公之子長慶四年登第嚴曰昶耶兩切退之之子字有之或云一名佶小字符郎以度辛丑之

奠祭于李氏二十九娘之靈曰汝之警敏和

靜人莫及之姿相豐端不見闕虧幼而孤露

其然何為出從于人既相諧熙又暴以天神

韓廿三

十九

何所疵生殺滅益竟誰主尸我哀汝母孰慰

窮發韓曰髮無大也我憐汝兒誰與抱持念此

傷心不能去離奠以送汝知乎不知尚饗

祭張給事文

樊曰張給事微也元和四年登第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年月日孫曰維長慶四年歲次甲辰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

酌之奠祭于故殿中侍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

靈惟君之先以儒名家逮君皇考再振厥華卿

貢進秀有司第之從事元戎謹職以治孫曰皇考名休嘗佐

宣武遂拜郎官以職王憲不長其年飛不盡翰乃

生給事松貞玉剛幹父之業纂文有光屢辟侯

府亦佐梁師前人是似耆吏嗟咨祝曰謝雅注云又十為耆詩云逝者

其幸。耆御史闕人奪之於朝大厦之構斧斤

未操府遷幽都頽悖未孚繫君之賴乃奏乞

留孫曰長慶元年三月以宣武軍節度使張弘靖為盧龍節度使徵先為宣武從事累遷監祭御史至是弘靖仍辟徵為盧龍判官時牛僧孺奏徵為真御史弘靖遣之而密奏幽州不廷日久今臣始至須強佐乃濟行半道有詔以徵之乃遷殿中朱衣象板孫曰徵遷殿中侍御史賜緋衣銀魚仍為盧龍判官

惟義之趨豈利之踐虺豺發豎闔府屠刺償

其恨犯君獨高脫露夕成林弓矢攘穰祝曰穰穰多也

千萬為徒諫謹為狂君獨叱之上

不負汝為此不祥將死無所雖愚無知斬首變

色君義不辱殺身就德樊曰七月軍亂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囚弘靖於薊門

館殺幕僚等以徵長者不殺置徵於別館所居月餘遷之別館徵出門罵曰汝何敢反行且罵眾擊君以死

子嘉之贈官近侍孫曰幽州監軍以書歸於死萬其事問贈給事

古是記我之從女為君之配樊曰徵妻開封尉俞女為妾之從子婿

於其家行實高世無所掩葬一作掩與竟東

歸孫曰徵死或收瘞之其友侯雲長佐帥帥請於其帥馬摠遣人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詔所在給饗

傳其家賜錢物以葬與一作輿誄以贈之莫知我哀嗚呼哀哉

尚饗

韓世三

二十

祭女孥女文

樊曰女孥公第四女。孥汝如汝書二切嚴曰元
和十四年退之。貶湖州女孥年十二死于南南層
峯驛藁葬道傍長慶三年二月退之為京兆尹始
歸其骨而葬之河陽集有題層峯驛詩於隳銘

維年月日 孫曰維長慶二年歲次癸卯十一月日 阿爺 祝曰而史人歌曰始與王人之

參赴人急如水火制土方 阿又使汝妳以清酒時果

言謂父為參、參徒可切

庶羞之奠祭于第四小娘子孥之靈嗚呼昔

汝疾革 一作亟 值吾南逐蒼黃分散使汝驚憂

我視汝顏心知死隔汝視我面悲不能啼我既

南行家亦隨譴扶汝上輿走朝至魯大雪冰

寒 大傷女 傷女 音羸肌女一作汝 撼頓險阻不得少息不

能食飲又使渴飢死于窮山 樊曰元和十四年正月公以論佛骨貶

韓廿三

三

州孥子年十二在病輿致走道撼輞失 實非其命不

飲食節二月二日死于南南層峯驛 孫曰昭十九年穀梁傳子既

免水火父母之罪 生不免乎水火父母之罪也 使女

至此豈不緣我草葬路隅 樊曰孥死即棺非其棺

既瘞遂行誰守誰瞻克單骨寒無所託依人

誰不死於汝即寃我歸自南乃臨天汝 孫曰元

年九月公自袁州 入為國子祭酒 汝日汝面在吾眼旁汝心汝意

寬寬可忘 寬寬一作宛宛 逢歲之吉致以先墓 樊曰長

十月四日公尹京兆發其 骨歸葬河陽以一作沒 無驚無恐安以即路飲食

柔甘 柔一作芳 棺輿華好歸于其丘萬古是保尚饗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銘

唐故太子校書李公墓誌銘

韓曰按今石刻首題云韓愈撰段季展書其後題云十一年十二月建立疑立石在葬後石本與所刊本異者詳注于下今本止題云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石本有也字始來自江之

東食太學之祿石本無上五字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

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

書又一年年二十九樊曰占元十年也嚴曰元賓二

八年二十七也二十九客死於京師於一作于既斂三日

韓廿四

石本斂下其友人博陵崔弘禮賣馬葬之于

國東門之外七里孫曰弘禮字子從周博陵人石本無賣馬二字卿曰某

鄉原曰某原一作某鄉某原石本鄉曰慶義原曰萬原友人昌黎韓愈

書石以誌之其辭曰

已乎元賓石本乎字作序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天

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為之壽石本為之本

死而不朽孰為之天已乎元賓文高乎

當世樊曰本傳云觀屬文不方俗前人時謂與愈相上

老下休故卒擅名陸希声以為觀尚辭故碎勝愈尚質故

行過乎古人石本過作出又有竟何為哉

竟

何為哉

補注聞見錄云石本作竟何為哉竟何為哉石本之語妙

宣武軍觀察巡官試大理評事博陵

崔公墓誌銘

今本止題云崔評事墓誌銘

君諱翰字叔清博陵安平人曾大父知道仕至

大理司直大父玄同為刑部侍郎出刺徐相州

父倚舉進士天寶之亂隱居而終君既喪厥父

攜扶孤老託于大江之南卒喪通儒書作五字

句詩教行孝弟諷諧縱謔一有處世二字不羈

又善飲酒江南人士多從之遊貞元八年君生

《第廿四

四十七年矣

孫曰時年四十八

自江南應節度使王栖

曜命于鄜州

祝曰鄜州漢之鄜縣隋改為州孫曰正元四年正月以左龍武大將軍王栖曜

為鄜州刺史鄜州延節度使

既至表授右衛胄曹參軍實參

幕府事直道正言補益尤多

作一既去職遂家

于汝州刺史吳郡陸長源

孫曰長源字泳之

引為防禦

判官表授試大理評事十二年相國隴西公作

藩汴州而吳郡為軍司馬

孫曰正元十二年七月以董晉為宣武軍節度

使八月長源自汝州授檢校禮部尚書

隴西公以為

吳郡之從

從事則賢也署為觀察巡官實掌軍

田鑿澮溝斬茭茹

為陸田千二百頃一無為字水

二千頃

一作三百頃 一作五百頃

連歲大穰軍食以饒幕

其功狀聞使者未復命以十五年正月五

日寢疾終於家

樊曰翰正月卒其後二月三日晉薨公從晉喪出汴四日而汴軍亂司馬

暨長源以下凡從事之作伴者皆遇害則翰之死非不幸也

年五十有六矣

嚴曰按

前言貞元八年君生四十七年矣後言以十五年正月五日終于家年五十有六若以八年為四十七則十五年才五十四再其隴西公賻贈有加始有疾吳郡率

幕府寮屬日一至其廬問焉其既甚也日再

往問焉其終也往哭焉比小斂大斂三哭焉於

斂之二十日其妻與其子以君之喪旋葬于汝

州其二月某日遂葬于某縣某鄉某原君內仁

韓十四

三

九族外盡賓客於其所止其來如歸苟親矣

雖不肖收之如賢

收一作視

苟賢矣雖貧賤待之

如貴人是故其歿也其弔者與其哭者其聲也

必哀盡焉妻鄭氏也有子二人女一人吾聞位

不稱德者有後

者下一有

嗚呼君其終有後乎

銘曰

朝之言嘻嘻

韓曰嘻嘻和樂聲○嘻嘻基切

夕之言怡怡偕入

而出

樊曰公與翰同任晉于汴州翰為觀察巡官公為推官

乘馬而馳一日

不見而死吁其可悲

施先生墓銘

視曰施先生
名士巧異人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

丐卒其寮樊曰同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

韓愈為之辭曰補注公時為四門博士亦士巧同後也先生明毛鄭

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樊曰劉公嘉詒拾遺言予嘗與柳八鶴十八諸

施士巧聽毛詩說雞鵠在梁梁人取魚梁也言鶴自合求魚

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鶴

在人梁上焉則毛注失之矣又說山無草木曰峪所以言勝

彼峪兮無可峪也以其無草木故以譬之又說甘棠勿剪勿

拜召伯所憩拜言人心之拜小抵也上言勿剪終言勿拜

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忘也毛注渠獨後非也又說維北有斗

不可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毛都不注此新史云士巧撰春

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巧春秋可讀

又宗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為異同但學者如後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為得耶朝之賢

韓十四

四

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往于門太學生習

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

時先生之說二經孫曰時謂向也來太學怡然坐諸

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

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

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

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為太學助

教由助教為太學博士一云由四門助教為博士太學秩滿當去

諸生輒拜跪乞雷一有或乞遷三字或留或遷凡十九年

不離太學辭一作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婿略

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生子

友直明州鄞縣主簿

祝曰鄞縣名前漢云殺鄞縣三縣長韓曰鄞縣會稽縣。

郭莫侯切

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

孫曰施父魯大夫見何九年左氏

其後施常

事孔子以彰

孫曰史記弟于列傳施之

雙為博士

孫曰漢書儒林傳施讐字長卿宣帝時為博士

延為太尉

孫曰延字君子順帝陽嘉二年八月為太尉

四月罷

太尉之孫始為吳人曰然曰續

孫曰吳志米然字義

封本姓施氏然子續字公緒

亦載其跡先生之與公車是召

纂序前聞于光有耀古聖人言其青密微箋

注分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

韓廿四

五

讓眡

眡曰字當作眡眡誠也中庸眡眡其仁鄭氏注云眡眡讀如詢尔諄諄懇誠兒眡曰眡目也

眡朱倫切

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其宗縣曰萬年

原曰神禾高四尺者

樊曰種弓孔子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

人也不可以弗識於是封之崇四尺

先生墓耶

考功負外盧君墓表

一本真外下有郎字表作銘字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

樊曰柳子厚世友記云韓會昌黎人善清言有

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至起居郎貶官以道德文學伏

一世其友四人其一范陽盧君東美少未出仕

皆在江淮間天下大夫士謂之四夔

韓曰承泰中會與盧

東美張正則崔造爲友好談經濟之畧嘗以王佐自許時人
號爲四葛舊史載於崔造傳新史亦具載之而據言乃以何
長師李華盧東美
韓偓爲四葛非是 其義以爲道可與古之臯叟

者侔故云爾或曰葛嘗爲相世謂相叟謂一四

人雖處而未仕天下許以爲相故云大曆初御

史大夫李栖筠由工部侍郎爲浙西觀察使孫

大曆三年二月以栖筠爲浙西觀察使栖筠奏東美造爲從事當是時中國新去亂

任多避處江淮間仕一嘗爲顯官得名聲以老

故自任者以千百數大夫莫之取獨晨衣朝服

從騎吏入下里舍請盧君君時始任戴冠通

詩書與其羣曰講說周公孔子以相磨礱浸

灌婆娑嬉遊未有捨所爲爲人意既起從大

夫天下未知君者惟奇丈夫之取人也不常必

得人其知君者謂君之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

其從其後爲太常博士監察御史河南府司

錄考功員外郎年五十四而終孫曰貞元中卒

在官舉其職夫人李姓隴西人作配君子一作得後

君在配無違德君歿訓子女甚得母道一作得後

君二十年或作十年年六十六而終將合葬其子暢

命其孫立曰乃祖德烈靡不聞然其詳而信者

宜莫若吾先人之友先人之友無在者起若又

有季曰愈又無能為古文業其家是必能道吾

父之事業一作無汝其往請銘焉其一作既立於是奉

其父命奔走來告愈謂立曰子來宜也行不

可一一舉且吾之生也後不與而祖接不得其

詳也其大者莫若眾所與觀所與眾寡茲可

以審其德矣乃祖未出而處也天下之士一有大

以為與古之臯蒨者侔且可以為相其德不

既大矣乎講說周公孔子樂其道不樂從事於

俗得所從不釋外內一作釋奮而起其進退不既

合於義乎銘如是可以示於今與後也歟立拜

韓廿四

七

手曰唯唯君祖子興濮州濮陽令父同舒州望

江令夫人之祖延宗鄆州司馬父進成鄆州洛

交令男三人暢申易女三人皆嫁為士人妻無一

人墓在河南某縣某原一作河南緜氏縣梁國之

字續音元和二年二月十日云原又有其年月日四字

施州房武使君妻鄭夫人殯表

論曰房使君武也附公為江陵法曹而竹今本無字妻字

夫人之先出於周以鄭為氏因初侯樊曰周厲

對於鄭是為成公其地華州鄭縣是也後世以國為氏曾祖諱隨祖諱玠王少子支

考諱發一作終威垂休歸于房宗生九子樊曰

武有男六人次卿次公左石黍稷祠春秋道

賜德嚴顯且裕宜壽而貴今何謬綢繆平聲

謂謬戾也永貞冬至前四日孫曰正元二十一年

許韻作平聲寓殯墳此非其丘樊曰武為施州刺史夫人卒殯

江陵奉其喪與宣武軍節度押衙左廂兵馬使兼馬

武合葬河南軍先鋒兵馬使上柱國清邊郡王楊

燕奇碑文

燕奇碑文

今本止題云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公諱燕字燕奇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

韓廿四

八

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為平盧軍衙前兵

馬使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

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

亂公年幾二十務曰燕奇開元二十六年生天寶十四年祿山反時燕奇年十八進

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一作義王室在

難某其行矣其父為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

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趨闕變服詭行日倍

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負外

賞賜勲上柱國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

平劉展孫曰上元元年十一月宋州刺史劉展赴揚州揚州長史薛平山以兵拒之為展謂賊進附楊潤具

等州二年正月平盧兵馬使田神功生禽展揚濶平今云寶應誤也又從下河北大曆

八年帥師納戎師勉于滑州孫曰大曆八年三月永平節度使令狐彰

卒以工部尚書李勉為永平軍節度滑亳觀察等使九年從朝于京師孫曰是

月汴宋節度使田神功入朝京師九年正月神功卒樊曰神功本傳云大曆二年來朝加檢校尚書右僕射而此云九年

未知建中二年孫曰建中二年三月築汴州城功勞居

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

公復汴州孫曰正元四年十二月李希烈陷汴州興元元年十一月宋毫節度使劉洽大破希烈之

二年誤也樊曰司徒劉公謂劉元佐十二年與諸將執

以城叛者歸之于京師孫曰十二年六月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病其子乃自

中執之歸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

賜繒綵有加以字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

終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一無大將軍三字凡十

五遷為御史大夫職為節度押衙左廂兵馬

使左兼馬軍先鋒兵馬使階為特進勳為

上柱國爵為清邊郡王食虛邑二百戶至三千

戶真食一有五字百戶終焉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

一作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陷難歔歔感發

乘機應會掟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田公其母

隔于冀州補注神功冀州人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

其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為父子故公始
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

神補注通王名以其年十月一作二月庚寅葬公

于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祝

祭祭名亦合葬也左氏夫人清夷郡太守祐之孫

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

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

孫某官之女有男二人二人或有女一人一人或咸

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

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韓廿四

十

烈烈大夫大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于

秦維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禪或專

攻牢保危爵位已躋既明且慎終老無墜魯

陵之岡蔡河之側蒸蒸孝子思顯勲績斷石

于此式垂後嗣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公諱復孫曰俗本字茂紹河東人曾大父元簡

大理正大父曠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父虬孫

六層初虬為道州刺史五年與澧州刺史以氣略敢諫諍

為諫議大夫引正大疑有寵代宗朝屢辭官不

肯拜卒贈工部尚書

樊曰歐陽公跋怡亭銘云裴虬撰李陽冰篆李莒書銘在武昌

江水中有小島亭在其上銘刻於島石虬代宗時為道州刺史按公此文云虬為諫議大夫不云為道州刺史唐史亦不見其事歐陽豈得之怡亭銘耶公舉賢良

孫曰正元元年九月上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三科舉人復與帝執誼等拜同官尉

韓曰同官縣各橋京兆府僕射南陽公開府徐州

孫曰正元四年十一月以濠壽廬三州團練使張建封為徐州濠壽廬使召

公主書記三遷至侍

侍字無御史入朝歷殿中侍

若干日卒實元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享年

五十夫人博陵崔氏少府監頊之女

頊唐曰他罷切男三人環質皆既冠其季始六歲曰彥郎卜葬得

公卒之四月壬寅遂以其日葬東都芒山之陰

杜翟村公幼有文年十四

李曰時實應元年上時雨詩

代宗以為能將召入為翰林學士尚書公請免

曰願使卒學丁後母喪上使臨弔又詔尚書公

謂一曰父忠而子果孝吾加賜以勵天下終喪必

且以為翰林學士其在徐州府能勤以有勞

作一在朝以恭儉守其職居喪必有聞待諸弟友以

善教

友字無館發妹發音畜孤甥能別而有恩歷十一官而無宅於都無田於野無遺資以為葬

新其可銘也已銘

裴爲顯姓入唐尤爲盛支分族離各爲大家惟
公之系德隆位細曰子曰孫厥聲世繼晉陽之
邑孫曰晉陽復所居也。邑或作色非愉愉翼翼無外無私幼壯若
一何壽之不遐而祿之不多謂必有後其又信
然耶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韓曰石本首云朝議郎守國子博士
韓愈撰刊本與石本異今詳注於下

君諱公達字某

石本云大順薛姓曾祖曰希莊撫州

刺史贈大理卿

祖曰元暉果州流

溪縣丞贈左散騎常侍

孫曰舊史云元暉官什
令以播贈禮部郎中。自

韓廿四

十二

祖曰至常侍凡十六
字係以石本添人

父曰播

孫曰元暉三子據摠播據開
元十九年摠十八年播天寶

十一年
並登第

尚書禮部侍郎

授爲尚書水部郎中

孫曰貞元三年正月
播卒贈本曹尚書

待郎命

君後兄授

石本
作據

授爲尚書水部郎中

石本水
作禮

贈

給事中君少氣高爲文有氣力務出於奇以

不同俗爲主

舊本作志
石本作圭

始舉進士不與先輩揖

作胡馬及圓丘詩

孫曰正元九年公達登第是
歲十一月十一月上親郊圓丘焉

京師

人未見其書皆口相傳以熟

石本有及

補家令

主簿佐鳳翔軍

孫曰正元三年二月以鳳翔留後邢
君牙爲鳳翔尹鳳翔隴州觀察使至

是夜公逆

軍帥武人君爲作書奏

讀不識句

真一幕以爲笑君不爲變

石本無

後九月九

六會命射

石本無命字

設標的高出百數十尺令

曰中酬錦與金若干一軍盡射莫能中者

一無者字

君執弓罽二矢挾一矢以與

挾字一本作拔石本

指一矢為妙語

揖其帥曰請以為公歡遂適射所一座

起隨之

石本座下

二發

石本作射三發

連二中的壞不可

復射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帥益

不喜即自免去

目一

後佐河陽軍任事去害

興利功為多拜協律郎益棄奇與人為同

今天子修太學官有公卿言詔拜國子助教

分教東都生元和四年年四十七二月十四日

疾暴卒君再娶

石本有初娶琅琊王氏後娶京兆

常凡四男五女

石本凡下

男生輒死

給事至君後再絕皆有名遺言曰以公儀之子

石本輒下有即字

自

為己後

石本作己已後我補注已

其年閏三月二

十二日第某官公儀殿中侍御史公幹以君

之喪葬京兆某縣

石本云弟試太子通事舍人公儀

弟京兆府司錄公幹以君之喪歸

銘曰

以五月十五日葬于京兆府萬

年縣少陵原合利王夫人塋

銘曰

宦不遂

洪曰前漢張釋之與兄仲同居以貴為騎郎事

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釋之云久宦滅仲

歸譏於時

譏一身不得

年又將充誰世再絕而紹祭以不墮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

銘

今本止題云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諱叢字茂之姓帝氏

集注雲溪友議云元相國娶京兆帝氏守蕙叢

其上七世祖父封龍門公

孫曰後周驃騎將軍晉國孫曰通子善嗣上

公龍門之後世率相繼為顯官

孫曰通子善嗣上谷太守善嗣子崇

德太子諭德崇德子弼字國禎

主客郎中萊濟商三州刺史

夫人曾祖父諱伯陽自

萬年令為太原少尹副雷守

監孫曰伯陽字子春弼之子也

其大王父迢

無以都官郎為

嶺南軍司馬卒贈同州刺史

孫曰伯陽子迢檢校都官郎中為嶺南節

韓廿四

十四

發行軍

王考夏卿

孫曰夏卿字雲客。一無玉字

以太子少保贈

左僕射

孫曰貞元十九年十二月以夏卿為太子少保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保下一有卒字

僕射娶裴氏臯女

臯父宰相耀卿

孫曰耀卿字煥之開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自京兆尹為黃門侍郎平章事

十一月罷

夫人於僕射為季女

為季女愛之選其

壻得今御史河南元稹

樊曰稹字微積時始以選

授校書秘書省中

孫曰貞元十八年積調判入第四

其後遂以能直言策第一

孫曰元和元年四月

居第一拜左拾遺果直言失官

樊曰積為拾遺遇

上任蒙幸太子官視國政積謂宜選正人輔導因獻教本書

上疏條十事又諫詔令數易不能信天下又陝西北邊事

